

也说傅雷与谭小麟——记谭小麟手稿入藏国家图书馆始末

李小文

最近看到2002年3月20日陈子善先生在上海《文汇报·笔谈》上发表的《谭小麟、欣德米特和傅雷——兼谈两通傅雷佚简》一文，介绍了上个世纪中国音乐史上享誉一时的音乐家谭小麟及谭小麟英年早逝后，老朋友傅雷写信给谭小麟曾经留学的耶鲁大学音乐院院长，请他转告谭小麟的导师欣德米特先生“他唯一的中国学生，也是我国现今仅有的作曲家谭小麟去世的消息”，并请欣德米特先生为《谭小麟歌曲选集》作序的文坛往事，首次全文披露了傅雷写给耶鲁大学音乐院院长布鲁斯·赛蒙斯的两封信。这篇文章很精彩，可惜故事没有讲完。

我自接触手稿工作便知道了谭小麟，因为在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库里，只有他的手稿是写在五线谱上的音符，是可以演奏或歌唱的音乐旋律，也是手稿库里唯一的音乐手稿。而这独特的音乐手稿却是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捐赠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始终让我好奇。

在中国音乐家里面，傅雷一向喜欢提起谭小麟。而谭小麟，今天知道他的人已不多了。

谭小麟（1911—1948）作曲家、琵琶演奏家。原籍广东开平，生于上海。自幼酷爱我国传统音乐，并学习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1932年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朱英主修琵琶，同时从黄自兼修理论作曲。1939年赴美深造，先后在欧柏林大学音乐学院和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学习。1942年从师兴特密德专攻作曲，其才华和勤奋，深得乃师器重，曾多次在音乐会上亲自演奏谭小麟的作品。

傅聪曾对人说“现在我那里还有他的谱子。我爸爸一向最欣赏他，最喜欢他了。”“他（谭小麟）原来是搞中国乐器的，是个徐志摩式的人物，真正的美男子，气质极好，一方面有中国传统的根底，一方面又去美国深造。可惜早逝，只写了几首歌，却水准极高。”（见《傅雷与他的世界》）

傅雷在法国留学时专修艺术史，对西方古典音乐有着精湛的造诣，翻译了《贝多芬传》《约翰·克利斯朵夫》等音乐著作，还培养了杰出的钢琴演奏家傅聪，他对音乐的热爱和修养绝非等闲水平，谭小麟能得到傅氏父子如此评价，想必他的作品有其非同寻常的魅力。

谭小麟的作品大都具有独特的风格，他熟悉西方作曲，又能与清雅富有诗韵的中国民族风格相结合，兼具西方及中国古典音乐的清秀隽永气韵。傅雷对音乐的欣赏和认识与谭小麟的音乐风格十分契合，因此在中国音乐家中他独赏谭小麟。

1948年8月，谭小麟因病去世。他才只有37岁。傅雷痛惜一代音乐天才英年早逝。

1948年秋，傅雷与作曲家沈知白、提琴教授陈又新、工程师裘复生等为亡友作曲家谭小麟组织“遗作保管委员会”。（见《傅雷年谱》傅敏、罗新璋1982年编写，1985年5月改定，2000年8月第五次增补修订）

与此同时，傅雷用法文写信致耶鲁大学音乐系主任勃罗斯·西门兹。（见《谭小麟、欣德米特和傅雷——兼谈两通傅雷佚简》陈子善）

关于傅雷为亡友谭小麟所做的事情，目前可见到的文献记录仅此而已，可事实上这才只是开始，后面的故事还要靠手稿里的记载来完整叙述。

1961年12月1日，北京图书馆收到傅雷先生从上海寄来的双挂号邮件，并附信一纸：

前为亡友谭小麟遗下音乐作品久存敝处，恐遭散失，特函请文化部夏衍副部长与贵馆联系保管事宜；已接文化部十一月十七日指示，嘱将谭氏全部作品即寄贵馆。因特另邮双挂号寄上作品及文件共一大包，敬希检收，作为手稿编号保存；并乞赐予正式收据为感。尚蒙将编号附告，尤为感幸！

此致

北京图书馆馆长先生

傅雷拜上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江苏路二八四弄五号

自上海双挂号寄至北京图书馆有下列各件：

甲. 作品

- | | | |
|-----------------------|------|------|
| 一 故作曲家谭小麟音乐原稿（一部分系蓝图） | 86页 | 分装二袋 |
| 二 已抄而即可制版之乐谱 | 108页 | 一袋 |
| 三 乐理练习及残稿 | 71页 | |

乙. 文件

- | | |
|-----------------------|------------|
| 一 故作曲家谭小麟简历及遗作保存经过 | 二纸 |
| 二 遗作目录 | 二纸 |
| 三 耶鲁大学音乐系主任为谭小麟事与傅雷信件 | 一纸 |
| 四 兴特密德为谭氏事与傅雷信件 | 一页（四面） |
| 五 兴特密德为谭氏遗作所写序文 | 一页 |
| 六 美新闻处对谭氏介绍材料 | 一页（仅一段十三行） |

其中《故作曲家谭小麟简历及遗作保存经过》向我们详细描述了傅雷在谭小麟去世后为他做的种种，现全文转录：

故作曲家谭小麟简历及遗作保存经过（共二页）

谭小麟，一名肇光，生于一九一一年原籍广东。一九三一年毕业于前国立上海音乐学院琵琶科及大提琴副科；继转理论系学习作曲。曾在校内校外写作中国音乐器乐（如二胡独奏）及合奏乐曲，由沪江国乐社演出多次。一九三九年夏自费留美，先后在奥勃令音乐院及耶鲁大学音乐系研究理论作曲；最后三年受教于当代第一流作曲家兴特密德（Paul Hindmith——奥国籍），深受器重，并与任教芝加哥大学之赵元任先生往还，颇蒙赞许。一九四六年回国，任前国立上海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教授。一九四八年八月在沪逝世。遗作有以古诗（乐府）、宋朱希真词，郭沫若先生新诗等谱成的歌十余阙，室内音乐若干支。一九四八年六月，谭氏逝世前，曾由周小燕、李志曙在沪演唱其所作歌曲，旅沪德侨演奏其

室内乐。

一九四八年九月，谭氏生前友好雷垣、陈又新、沈知白、杨嘉仁、裘复生、傅雷等集议决定（一）整理并印行谭氏遗作，（二）举办遗作演出音乐会，（三）灌制部分作品唱片。同时由傅雷函请谭氏业师兴特密德氏为谭氏遗作作序；至于与印刷所接洽印谱估价，商借音乐会场，物色演出会场等等，亦已着手进行。奈当时上海时局混乱，仅完成整理作品及雇人抄谱工作。一九四九年冬傅雷自昆明回沪，沈知白将全部原作及抄谱交与傅雷保管。

一九五六年七月廿三日傅雷上书陈副总理请求在全国音乐节当时在京举行中予谭氏遗作以演出机会，并附去一九四九年北京前燕大音乐系油印之谭氏歌曲集小册两份及简单说明一纸。一九五七年春傅雷会同裘复生二人出资将谭氏全部作品之抄谱晒印蓝图一套。并由傅雷商请上海广播电台内部演唱谭氏歌曲三首，录成胶带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隅同志，写明留交周扬同志。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三日傅雷上书周扬部长请求前往北京电台试听谭氏作品之录音，并托巴金同志将蓝图晒印作品一套计一〇八页连同谭氏简历二份，作品目录一份，录音歌词二份，亲自带京面交周扬部长。

一九六一年十月廿八日傅雷上书夏衍副部长，请求与北京图书馆联系，将谭氏遗下手稿，已抄之谱及有关文件送去作为手稿保存。十一月十七日文化部复信同意，嘱将上述手稿及文件送寄北京图书馆。乃于十一月廿六日由傅雷以双挂号寄出。

这份“遗作保存经过”共2页，圆珠笔复写，是傅雷夫人梅馥的笔迹，从这份“遗作保存经过”可以看出，傅雷在1949年以前为谭小麟所做的并不仅仅是写了两封信，在新中国成立后，傅雷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位才华横溢又英年早逝的作曲家，他一直在尽自己的所能为亡友的遗作寻找最佳的表现方式。傅雷以他独到的音乐修养和艺术眼光，认定谭小麟的作品不该被埋没，渴望谭小麟的音乐能有演出的机会，并能让世人了解他的价值。“我们认为谭小麟的歌曲是真正中国人的新声。”（见《谭小麟、欣德米特和傅雷——兼谈两通傅雷佚简》陈子善）为此他几次给领导写信、抄谱晒印、请人录音，其中甘苦唯有自知。

他在给傅聪的家书中写到：“这次音乐节，谭伯伯的作品仍无人敢唱。为此我写信给陈毅副总理去，不过时间已经晚了，不知有效果否？”（见《傅雷家书》）

然而事实上，他为谭小麟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没有结果。于是，1961年10月28日，他给文化部夏衍副部长写信联系谭氏手稿的保藏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时间，正是傅雷刚刚被摘掉右派帽子，还不到一个月。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后，他开始为谭小麟的遗作寻找最稳妥的去处。这一次他的信有了回复。傅雷认真仔细地整理了每一份稿件，在三件手稿和六份文件上都留有傅雷一丝不苟的蝇头小楷：

在《耶鲁大学音乐系主任为谭小麟事与傅雷信件》上，有傅雷毛笔手书：

谭氏去世后，傅雷与耶鲁大学音乐系主任勃罗斯·西门兹通信，此系西门兹复信

在《兴特密德为谭氏事与傅雷信件》上，有傅雷毛笔手书：

谭氏去世后，傅雷（怒庵）与谭氏老师保尔·兴特密德通信后兴氏复信，内中“序言”已另纸打印在《兴特密德为谭氏遗作所写序文》上，傅雷毛笔手书：

谭氏生前老师，世界著名作曲家，耶鲁大学音乐系教授保尔·兴特密德为附议印行谭氏作品所作“序

言”。将来尚须译成中文，鄙人乐于执笔 傅雷附注 1961年8月

在《美新闻处对谭氏介绍材料》上，傅雷毛笔手书：

谭氏去世前两月，上海美国新闻处为其作品举行演奏会（歌曲由周小燕主唱，器乐由西侨担任）此系当时油印介绍。

在《谭小麟乐谱抄件》的外包软牛皮纸上有毛笔手书：

已抄之稿。

在包装纸内是绿底照相纸口袋，纸袋正面毛笔手书：

勿污损！勿折皱！取出放回时注意勿弄皱 1-26 全 已抄即可制版之谱共 108 页。

纸袋背面毛笔手书：

勿折皱！

我们看到，每一份文件上都有整齐认真的毛笔小字，每一个毛笔字都是傅雷亲笔手书，他是认认真真，甚至是恋恋不舍地给谭小麟的遗作找个归宿。这一大包从上海双挂号寄来的手稿和文件，承载了傅雷多深的情谊，多重的寄托，多远的怀念及多少的遗憾与无奈，真是看得见，说不清。

事实上，在这批文件记录之外，我还查到，1955年傅雷在受中共上海市委文化部门领导委托而提出的意见书上提到谭小麟；1957年3月傅雷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与周扬同志谈话提纲中也提到谭小麟遗作的事情，在提纲第五部分：特殊问题第一条就谈到“谭小麟遗作可否作‘五四’后作品出版”，（见金圣华编《傅雷与他的世界》）还是念念不忘谭氏遗作的出版，朋友走了快10年了，他仍不肯放弃。

在回忆录里，许多傅雷的朋友亲人都谈到他的孤傲和严肃，可我却在这批手稿和文献中看到傅雷对朋友的真诚和深情，对艺术作品的珍爱和推重，以及做事的一丝不苟、严谨认真、追求完美和执着忘我。现在，我很想听听谭小麟的作品：独唱曲《自君之出矣》，《别离》，《彭浪矶》，合唱《正气歌》以及他的室内乐，想象着它一定符合傅雷理想中的艺术“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好象是天地中必然有的。”我真希望有一天傅雷先生的儿子和谭小麟、周小燕先生的学生们能在舞台上演出他的作品。

说明：

耶鲁音乐学院院长布鲁斯·赛蒙斯（陈子善文），耶鲁大学音乐系主任勃罗斯·西门兹（傅雷手稿）
谭小麟的老师欣德米特（陈子善），谭小麟的老师保尔·兴特密德（傅雷手稿）

参考文献：

- 陈子善著 《谭小麟、欣德米特和傅雷——兼谈两通傅雷佚简》 文汇报 2002.3.20
傅雷著 《傅雷家书》 1981年三联书店
金圣华编 《傅雷与他的世界》 1996年三联书店
傅雷著 《傅雷谈音乐》 200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
傅敏 陈小明编 《孤独的狮子：傅雷》 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